紅樓夢/第099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第九十九回　守官箴惡奴同破例　閱邸報老舅自擔驚

話說鳳姐見賈母和薛姨媽為黛玉傷心，便說：“有個笑話兒說給老太太和姑媽聽”，未從開口，先自笑了，因說道：“老太太和姑媽打諒是那里的笑話兒？就是咱們家的那二位新姑爺新媳婦啊。”賈母道：“怎麼了？”鳳姐拿手比著道：“一個這麼坐著，一個這麼站著。一個這麼扭過去，一個這麼轉過來。一個又……”說到這里，賈母已經大笑起來，說道：“你好生說罷，倒不是他們兩口兒，你倒把人慪的受不得了。”薛姨媽也笑道：“你往下直說罷，不用比了。”鳳姐才說道：“剛才我到寶兄弟屋里，我看見好幾個人笑。我只道是誰，巴著窗戶眼兒一瞧，原來寶妹妹坐在炕沿上，寶兄弟站在地下。寶兄弟拉著寶妹妹的袖子，口口聲聲只叫：‘寶姐姐，你為什麼不會說話了？你這麼說一句話，我的病包管全好。’寶妹妹卻扭著頭只管躲。寶兄弟卻作了一個揖，上前又拉寶妹妹的衣服。寶妹妹急得一扯，寶兄弟自然病後是腳軟的，索性一扑，扑在寶妹妹身上了。寶妹妹急得紅了臉，說道：‘你越發比先不尊重了。’”說到這里，賈母和薛姨媽都笑起來。鳳姐又道：“寶兄弟便立起身來笑道：‘虧了跌了這一交，好容易才跌出你的話來了。’”薛姨媽笑道：“這是寶丫頭古怪。這有什麼的，既作了兩口兒，說說笑笑的怕什麼。他沒見他璉二哥和你。”鳳姐兒笑道：“這是怎麼說呢，我饒說笑話給姑媽解悶兒，姑媽反倒拿我打起卦來了。”賈母也笑道：“要這麼著才好。夫妻固然要和氣，也得有個分寸兒。我愛寶丫頭就在這尊重上頭。只是我愁著寶玉還是那麼傻頭傻腦的，這麼說起來，比頭里竟明白多了。你再說說，還有什麼笑話兒沒有？”鳳姐道：“明兒寶玉圓了房，親家太太抱了外孫子，那時侯不更是笑話兒了么。”賈母笑道：“猴兒，我在這里同著姨太太想你林妹妹，你來慪個笑兒還罷了，怎麼臊起皮來了。你不叫我們想你林妹妹，你不用太高興了，你林妹妹恨你，將來不要獨自一個到園里去，隄防他拉著你不依。”鳳姐笑道：“他倒不怨我。他臨死咬牙切齒倒恨著寶玉呢。”賈母薛姨媽聽著，還道是頑話兒，也不理會，便道：“你別胡拉扯了。你去叫外頭挑個很好的日子給你寶兄弟圓了房兒罷。”鳳姐去了，擇了吉日，重新擺酒唱戲請親友。這不在

話下。

卻說寶玉雖然病好复原，寶釵有時高興翻書觀看，談論起來，寶玉所有眼前常見的尚可記憶，若論靈机，大不似從前活變了，連他自己也不解，寶釵明知是通靈失去，所以如此。倒是襲人時常說他：“你何故把從前的靈机都忘了？那些舊毛病忘了才好，為什麼你的脾氣還覺照舊，在道理上更糊涂了呢？”寶玉聽了并不生氣，反是嘻嘻的笑。有時寶玉順性胡鬧，多虧寶釵勸說，諸事略覺收斂些。襲人倒可少費些唇舌，惟知悉心伏侍。別的丫頭素仰寶釵貞靜和平，各人心服，無不安靜。只有寶玉到底是愛動不愛靜的，時常要到園里去逛。賈母等一則怕他招受寒暑，二則恐他睹景傷情，雖黛玉之柩已寄放城外庵中，然而瀟湘館依然人亡屋在，不免勾起舊病來，所以也不使他去。況且親戚姊妹們，薛寶琴已回到薛姨媽那邊去了，史湘雲因史侯回京，也接了家去了，又有了出嫁的日子，所以不大常來，只有寶玉娶親那一日與吃喜酒這天來過兩次，也只在賈母那邊住下，為著寶玉已經娶過親的人，又想自己就要出嫁的，也不肯如從前的詼諧談笑，就是有時過來，也只和寶釵說話，見了寶玉不過問好而已，那邢岫煙卻是因迎春出嫁之後便隨著邢夫人過去，李家姊妹也另住在外，即同著李嬸娘過來，亦不過到太太們與姐妹們處請安問好，即回到李紈那里略住一兩天就去了：所以園內的只有李紈，探春，惜春了。賈母還要將李紈等挪進來，為著元妃薨後，家中事情接二連三，也無暇及此。現今天氣一天熱似一天，園里尚可住得，等到秋天再挪。此是後話，暫且不提。

且說賈政帶了幾個在京請的幕友，曉行夜宿，一日到了本省，見過上司，即到任拜印受事，便查盤各屬州縣糧米倉庫。賈政向來作京官，只曉得郎中事務都是一景兒的事情，就是外任，原是學差，也無關于吏治上。所以外省州縣折收糧米勒索鄉愚這些弊端，雖也聽見別人講究，卻未嘗身親其事。只有一心做好官，便與幕賓商議出示嚴禁，并諭以一經查出，必定詳參揭報。初到之時，果然胥吏畏懼，便百計鑽營，偏遇賈政這般古執。那些家人跟了這位老爺在都中一無出息，好容易盼到主人放了外任，便在京指著在外發財的名頭向人借貸，做衣裳裝体面，心里想著，到了任，銀錢是容易的了。不想這位老爺呆性發作，認真要查辦起來，州縣饋送一概不受。門房簽押等人心里盤算道：“我們再挨半個月，衣服也要當完了。債又逼起來，那可怎麼樣好呢。眼見得白花花的銀子，只是不能到手。”那些長隨也道：“你們爺們到底還沒花什麼本錢來的。我們才冤，花了若干的銀子打了個門子，來了一個多月，連半個錢也沒見過。想來跟這個主兒是不能撈本兒的了。明兒我們齊打伙兒告假去。”次日果然聚齊，都來告假。賈政不知就里，便說：“要來也是你們，要去也是你們。既嫌這里不好，就都請便。”那些長隨怨聲載道而去。只剩下些家人，又商議道：“他們可去的去了，我們去不了的，到底想個法兒

才好。”內中有一個管門的叫李十兒，便說：“你們這些沒能耐的東西，著什麼忙！我見這長字號兒的在這里，不犯給他出頭。如今都餓跑了，瞧瞧你十太爺的本領，少不得本主兒依我。只是要你們齊心，打伙兒弄幾個錢回家受用，若不隨我，我也不管了，橫豎拚得過你們。”眾人都說：“好十爺，你還主兒信得過。若你不管，我們實在是死症了。”李十兒道：“不要我出了頭得了銀錢，又說我得了大分兒了。窩兒里反起來，大家沒意思。”眾人道：“你萬安，沒有的事。就沒有多少，也強似我們腰里掏錢。”正說著，只見糧房書辦走來找周二爺。李十兒坐在椅子上，蹺著一只腿，挺著腰說道：“找他做什麼？”書辦便垂手陪著笑說道：“本官到了一個多月的任，這些州縣太爺見得本官的告示利害，知道不好說話，到了這時侯都沒有開倉。若是過了漕，你們太爺們來做什麼的。”李十兒道：“你別混說。老爺是有根蒂的，說到那里是要辦到那里。這兩天原要行文催兌，因我說了緩幾天才歇的。你到底找我們周二爺做什麼？”書辦道：“原為打聽催文的事，沒有別的。”李十兒道：“越發胡說，方才我說催文，你就信嘴胡謅。可別鬼鬼祟祟來講什麼帳，我叫本官打了你，退你。”書辦道：“我在衙門內已經三代了。外頭也有些体面，家里還過得，就規規矩矩伺侯本官升了還能夠，不象那些等米下鍋的。”說著，回了一聲“二太爺，我走了。”李十兒便站起，堆著笑說：“這麼不禁頑，幾句話就臉急了。”書辦道：“不是我臉急，若再說什麼，豈不帶累了二太爺的清名呢。”李十兒過來拉著書辦的手說：“你貴姓啊？”書辦道：“不敢，我姓詹，單名是個‘會’字，從小兒也在京里混了幾年。”李十兒道：“詹先生，我是久聞你的名的。我們兄弟們是一樣的，有什麼話晚上到這里咱們說一說。”書辦也說：“誰不知道李十太爺是能事的，把我一詐就嚇毛了。”大家笑著走開。那晚便與書辦咕唧了半夜，第二天拿話去探賈政，被賈政痛罵了一頓。

隔一天拜客，里頭吩咐伺侯，外頭答應了。停了一會子，打點已經三下了，大堂上沒有人接鼓。好容易叫個人來打了鼓。賈政踱出暖閣，站班喝道的衙役只有一個。賈政也不查問，在墀下上了轎，等轎夫又等了好一回。來齊了，抬出衙門，那個炮只響得一聲，吹鼓亭的鼓手只有一個打鼓，一個吹號筒。賈政便也生氣說：“往常還好，怎麼今兒不齊集至此。”抬頭看那執事，卻是攙前落後。勉強拜客回來，便傳誤班的要打，有的說因沒有帽子誤的，有的說是號衣當了誤的，又有的說是三天沒吃飯抬不動。賈政生氣，打了一兩個也就罷了。隔一天，管廚房的上來要錢，賈政帶來銀兩付了。

以後便覺樣樣不如意，比在京的時侯倒不便了好些。無奈，便喚李十兒問道：“我跟來這些人怎樣都變了？你也管管。現在帶來銀兩早使沒有了，藩庫俸銀尚早，該打發京里取去。”李十兒稟道：“奴才那一天不說他們，不知道怎麼樣這些人都是沒精打彩的，

叫奴才也沒法兒。老爺說家里取銀子，取多少？現在打聽節度衙門這幾天有生日，別的府道老爺都上千上萬的送了，我們到底送多少呢？”賈政道：“為什麼不早說？”李十兒說：“老爺最圣明的。我們新來乍到，又不與別位老爺很來往，誰肯送信。巴不得老爺不去，便好想老爺的美缺。”賈政道：“胡說，我這官是皇上放的，不與節度做生日便叫我不做不成！”李十兒笑著回道：“老爺說的也不錯。京里離這里很遠，凡百的事都是節度奏聞。他說好便好，說不好便吃不住。到得明白，已經遲了。就是老太太，太太們，那個不願意老爺在外頭烈烈轟轟的做官呢。”賈政聽了這話，也自然心里明白，道：“我正要問你，為什麼都說起來？”李十兒回說：“奴才本不敢說。老爺既問到這里，若不說是奴才沒良心，若說了少不得老爺又生氣。”賈政道：“只要說得在理。”李十兒說道：“那些書吏衙役都是花了錢買著糧道的衙門，那個不想發財？俱要養家活口。自從老爺到了任，并沒見為國家出力，倒先有了口碑載道。”賈政道：“民間有什麼話？”李十兒道：“百姓說，凡有新到任的老爺，告示出得愈利害，愈是想錢的法兒。州縣害怕了，好多多的送銀子。收糧的時侯，衙門里便說新道爺的法令，明是不敢要錢，這一留難叨蹬，那些鄉民心里願意花幾個錢早早了事，所以那些人不說老爺好，反說不諳民情。便是本家大人是老爺最相好的，他不多幾年已巴到极頂的分兒，也只為識時達務能夠上和下睦罷了。”賈政聽到這話，道：“胡說，我就不識時務嗎？若是上和下睦，叫我與他們貓鼠同眠嗎。”李十兒回說道：“奴才為著這點忠心兒掩不住，才這麼說，若是老爺就是這樣做去，到了功不成名不就的時侯，老爺又說奴才沒良心，有什麼話不告訴老爺了。”賈政道：“依你怎麼做才好？”李十兒道：“也沒有別的。趁著老爺的精神年紀，里頭的照應，老太太的硬朗，為顧著自己就是了。不然到不了一年，老爺家里的錢也都貼補完了，還落了自上至下的人抱怨，都說老爺是做外任的，自然弄了錢藏著受用。倘遇著一兩件為難的事，誰肯幫著老爺？那時辦也辦不清，悔也悔不及。”賈政道：“据你一說，是叫我做貪官嗎？送了命還不要緊，必定將祖父的功勳抹了才是？”李十兒回稟道：“老爺极圣明的人，沒看見舊年犯事的幾位老爺嗎？這幾位都與老爺相好，老爺常說是個做清官的，如今名在那里！現有幾位親戚，老爺向來說他們不好的，如今升的升，遷的遷。只在要做的好就是了。老爺要知道，民也要顧，官也要顧。若是依著老爺不准州縣得一個大錢，外頭這些差使誰辦。只要老爺外面還是這樣清名聲原好，里頭的委屈只要奴才辦去，關礙不著老爺的。奴才跟主兒一場，到底也要掏出忠心來。”賈政被李十兒一番言語，說得心無主見，道：“我是要保性命的，你們鬧出來不與我相干。”說著，便踱了進去。

李十兒便自己做起威福，鉤連內外一氣的哄著賈政辦事，反覺得事事周到，件件隨心。所以賈政不但不疑，反多相信。便有幾處揭報，上司見賈政古朴忠厚，也不查察。惟是

幕友們耳目最長，見得如此，得便用言規諫，無奈賈政不信，也有辭去的，也有與賈政相好在內維持的。于是漕務事畢，尚無隕越。

一日，賈政無事，在書房中看書。簽押上呈進一封書子，外面官封上開著：“鎮守海門等處總制公文一角，飛遞江西糧道衙門。”賈政拆封看時，只見上寫道：

金陵契好，桑梓情深。昨歲供職來都，竊喜常依座右。仰蒙雅愛，許結朱陳，至今佩德勿諼。祗因調任海疆，未敢造次奉求，衷怀歉仄，自歎無緣。今幸戟戟遙臨，快慰平生之願。正申燕賀，先蒙翰教，邊帳光生，武夫額手。雖隔重洋，尚叨樾蔭。想蒙不棄卑寒，希望蔦蘿之附。小兒已承青盼，淑媛素仰芳儀。如蒙踐諾，即遣冰人。途路雖遙，一水可通。不敢云百輛之迎，敬備仙舟以俟。茲修寸幅，恭賀升祺，并求金允。臨穎不胜待命之至。世弟周瓊頓首。

賈政看了，心想：“兒女姻緣果然有一定的。舊年因見他就了京職，又是同鄉的人，素來相好，又見那孩子長得好，在席間原提起這件事。因未說定，也沒有與他們說起。後來他調了海疆，大家也不說了。不料我今升任至此，他寫書來問。我看起門戶卻也相當，與探春到也相配。但是我并未帶家眷，只可寫字與他商議。”正在躊躇，只見門上傳進一角文書，是議取到省會議事件。賈政只得收拾上省，侯節度派委。

一日在公館閒坐，見桌上堆著一堆字紙，賈政一一看去，見刑部一本：“為報明事，會看得金陵籍行商薛蟠——”賈政便吃驚道：“了不得，已經提本了！”隨用心看下去，是“薛蟠毆傷張三身死，串囑尸證捏供誤殺一案。”賈政一拍桌道：“完了！”只得又看，底下是：

据京營節度使咨稱：緣薛蟠籍隸金陵，行過太平縣，在李家店歇宿，與店內當槽之張三素不相認，于某年月日薛蟠令店主備酒邀請太平縣民吳良同飲，令當槽張三取酒。因酒不甘，薛蟠令換好酒。張三因稱酒已沽定難換。薛蟠因伊倔強，將酒照臉潑去，不期去勢甚猛，恰值張三低頭拾箸，一時失手，將酒碗擲在張三囟門，皮破血出，逾時殞命。李店主趨救不及，隨向張三之母告知。伊母張王氏往看，見已身死，隨喊稟地保赴縣呈報。前署縣詣驗，仵作將骨破一寸三分及腰眼一傷，漏報填格，詳府審轉。看得薛蟠實系潑酒失手，擲碗誤傷張三身死，將薛蟠照過失殺人，准斗殺罪收贖等因前來。臣等細閱各犯證尸親前後供詞不符，且查《斗殺律》注云：“相爭為斗，相打為毆。必實無爭斗情形，邂逅身死，方可以過失殺定擬。”應令該節度審明實情，妥擬具題。今据該節

度疏稱：薛蟠因張三不肯換酒，醉後拉著張三右手，先毆腰眼一拳。張三被毆回罵，薛蟠將碗擲出，致傷囟門深重，骨碎腦破，立時殞命。是張三之死實由薛蟠以酒碗砸傷深重致死，自應以薛蟠擬抵。將薛蟠依《斗殺律》擬絞監侯，吳良擬以杖徒。承審不實之府州縣應請……

以下注著“此稿未完”。

賈政因薛姨媽之托曾托過知縣，若請旨革審起來，牽連著自己，好不放心。即將下一本開看，偏又不是。只好翻來复去將報看完，終沒有接這一本的。心中狐疑不定，更加害怕起來。正在納悶，只見李十兒進來：“請老爺到官廳伺侯去，大人衙門已經打了二鼓了。”賈政只是發怔，沒有聽見。李十兒又請了一遍。賈政道：“這便怎麼處？”李十兒道：“老爺有什麼心事？”賈政將看報之事說了一遍。李十兒道：“老爺放心。若是部里這麼辦了，還算便宜薛大爺呢。奴才在京的時侯聽見，薛大爺在店里叫了好些媳婦，都喝醉了生事，直把個當槽兒的活活打死的。奴才聽見不但是托了知縣，還求璉二爺去花了好些錢各衙門打通了才提的。不知道怎麼部里沒有弄明白。如今就是鬧破了，也是官官相護的，不過認個承審不實革職處分罷，那里還肯認得銀子聽情呢。老爺不用想，等奴才再打聽罷。不要誤了上司的事。”賈政道：“你們那里知道，只可惜那知縣聽了一個情，把這個官都丟了，還不知道有罪沒有呢。”李十兒道：“如今想他也無益，外頭伺侯著好半天了，請老爺就去罷。”賈政不知節度傳辦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